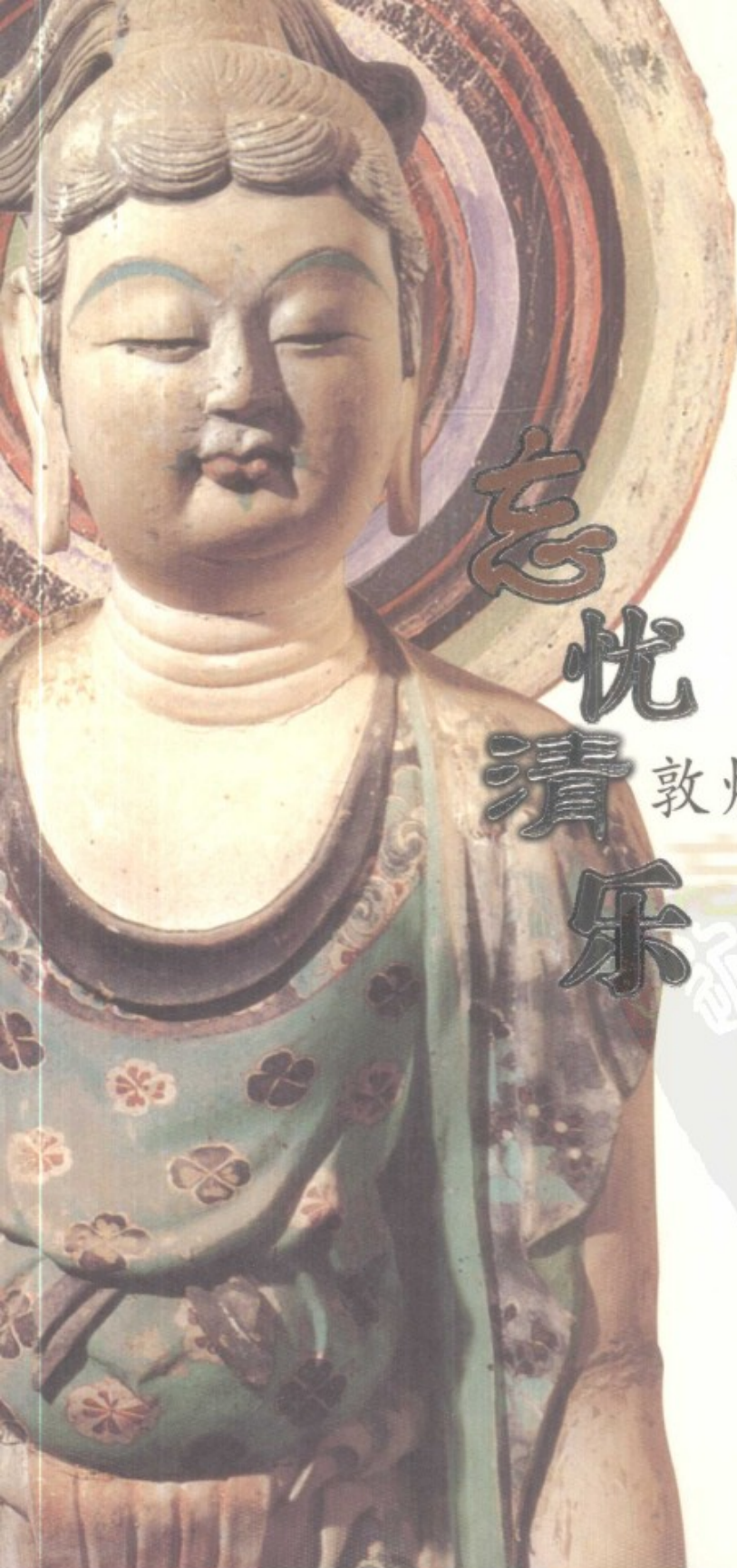




走近敦煌丛书

ZOUJIN DUNHUANG CONGSHU



主编 柴剑虹 荣新江

ZHUBIAN CHAI JIANHONG RONG XINJIANG

忘忧清乐

敦煌的体育



李重申 李金梅 著

LI CHONGSHEN LI JINMEI ZHU



甘肃教育出版社

GANSU JIAOYU CHUBANSHE



忘忧清乐

敦 煌 的 体 育





走近敦煌丛书

Zoujin Dunhuang Congshu

主编 柴剑虹 荣新江

忘忧清乐

敦煌的体育

DUNHUANG DE TIYU

李重申 李金梅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忘忧清乐: 敦煌的体育/李重申, 李金梅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7.12

(走近敦煌丛书/柴剑虹, 荣新江主编)

ISBN 978-7-5423-1545-8

I. 忘… II. ①李…②李… III. 民族形式体育—简介—
敦煌(历史地名) IV. G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 082254 号

策 划: 黄 强 薛英昭

责任编辑: 吴洁琼

装帧设计: 徐晋林

图片支持: 敦煌研究院

忘忧清乐

——敦煌的体育

李重申 李金梅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31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0.75 字数 70 千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120

ISBN 978-7-5423-1545-8 定价: 38.00 元





敦煌雅丹 范宏伟 摄

在敦煌市西北约 180 公里处,有一典型的雅丹地貌群落。夜幕降临后,尖厉的劲风发出恐怖的啸叫,犹如千万只野兽在吼叫,令人毛骨悚然,也因此得名“魔鬼城”。



WANGYOUQINGLE

敦煌古代体育从本体到形态、从意象到形式、从人类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到健身过程,无疑都体现出人类传统文化的智慧。它包括忘忧清乐的精神情怀、阴阳相生的生成之道、天人合一的理想之境以及岁时节令的娱神娱人的风俗,等等。



走|近|敦|煌|丛|书

序

[姜林按]我一向有一个习惯,我从不把别人用我的口气写成的文章,拿过来,签上自己的名字,据为己有。我认为这不是有道德的行为。但现在我想破一次例。我读了大概是出于柴剑虹、荣新江等学友笔下写出的“走近敦煌丛书”序,我读了几遍,觉得即使我自己动手写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水平。因此我就把文章拿过来据为己有,同时又昭告天下,说这不是我写的文章。我觉得这样做,是很有道德的行为。

五年前,我曾经为甘肃教育出版社的“敦煌学研究丛书”写了一篇序言,表达了对新世纪之初我国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欣喜之情,也表示愿意继续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推出一套“走近敦煌丛书”,仍征序于我。我这个老拉拉队员当然是应该再鼓吹几句的。

先说这套丛书之名。名曰“走近”,颇有讲究。“走近”乃是“走进”的必要过程与前提条件。自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敦煌声名日隆,前往那里旅游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怀着“朝圣巡礼”之心者有了更多瞻仰敦煌的机会。但是,对于并不专门从事敦煌学与敦煌历史文化研究的人来说,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还是免不了有隔雾看花的感觉,要看懂并在心灵上真正亲近敦煌实属不易。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就是希望能通过图文并茂的内容与形式来



普及敦煌的学术文化,让读者能够与敦煌渐行渐近,相知相亲,为能真正进入这个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与文化圣殿奠定基础。

再说这套丛书的编著者。甘肃教育出版社委托柴剑虹、荣新江来主编这套书,亦属精明之举。我与他们二位熟识多年,知道他们一直热心于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的普及工作,堪当此任。二位长期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都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中坚力量,与老中青三代的众多敦煌学家又有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关系,组稿便非难事。而且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审,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都有敦煌学的著作问世,兼有编书、教书、写书的深切体会。这套书的作者,更是以活跃在科研与教学阵地的中青年学者为主,而且几乎都是敦煌某一专业领域或课题范围的领军人物,由他们来撰写敦煌学的普及读物,引领读者走近敦煌,也是很合适的。

谈到普及读物,我还要发点感慨:写好、出好一本普及读物,其难度是一点也不亚于那些高深的学术专著的。内容要准确,材料要翔实,语言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还要有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的本领。像这套丛书,配了许多图片,当然还要求图与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些说来容易、看似轻松的特点,对我们的作者和出版社却是相当严峻的挑战。好在甘肃教育出版社有这方面的经验与优势,可能也不乏“成功之母”的教训;主编之一的柴剑虹又曾长期负责编辑倡导“大专家写小文章”的《文史知识》杂志,并且承担了丛书中一本书的写作任务,应该也会以自己的见解、感受与文字去与其他作者切磋、推敲。两者结合起来,一道应对挑战,为宣传与普及敦煌学知识积累经验,我以为也是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之一。

2007年11月20日



序 言

敦煌古代体育文化,绵延千余年。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她曾经创造过耀眼的辉煌。它以丰富灿烂的内容与形式,引领着无数的人们在其中获得享受,不仅普通的百姓为之陶醉,历代众多的官宦、将领、贵族、士大夫及其家属与清客闲士之辈,他们不仅是体育的欣赏者,而且也是体育运动的参与者。体育不仅浓缩了无数敦煌人的心理需要,而且寄寓着千百年来敦煌人的生存智慧、精神需求和价值准则。敦煌人的历史在这里凝聚,敦煌人的生活在这里得到最为具体感性的体现。因而,在千余年来,体育也便成为敦煌人的“重要娱乐”。

古代敦煌体育文化早就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渗透在社会体制、军事训练和生活方式中而成为一种宽泛的发生方式。从原始的嘉峪关黑山岩画、考古发现的陶罐、石窟壁画、墓葬彩绘砖画、出土的汉代简牍中的体育内容已受到今人重视。那些曾经长久盛行的体育文化现象,因为长久盛行使体育文化变成了当时的一种群体生态,一种文明形式。这意味着敦煌古代体育文化无论在时间上,或是在空间中,已被全民所接受,形成了体育文化生存的浓烈氛围,也透露出体育的竞技、健身和审美结构及敦煌人文化心态之间的深层对应。

敦煌古代体育是一种蕴含极为丰富的文化现象。用当今时尚的话说,它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信息系统,或者说它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结构的整体性文化。敦煌古代体育的体态与风姿,与西域地区各民族文化心理有直接的关系。而西域各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又和哲学、宗教、民俗、伦理、游戏、娱乐、政治、经济等都发生层次深浅不同的各种联系。因此,研究敦煌古代体育必须作多学科的开发,对敦煌人的思维

传统作整体性的观察和思考,才能窥察到敦煌古代体育的奥秘。

我们在社会文化的视野下考察体育,其基本出发点是把体育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体育跨越人类不同“文化圈”而普遍存在。人类的体育既具有共同的“类”特征,也因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或“文化性格”。如同音乐、舞蹈一样,体育构成了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作为人类文化的“产物”,体育保存着人类社会丰富的文化历史经验,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可以说,体育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所有民族的文明史上俱皆存在。体育的一般形式与功能,无非是游戏、竞技、娱乐和健身。但是如果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来观照体育,其形态和内涵则多姿多彩。因此,我们力求从敦煌古代体育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文化积淀和审美意味等方面分析入手,以期对于体育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一番理论上的重新思考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敦煌古代体育所蕴含的民族、民间的文化品格。

敦煌古代体育从本体到形态、从意象到形式、从人类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到健身过程,无疑都体现出人类传统文化的智慧。它包括忘忧清乐的精神情怀、阴阳相生的生成之道、天人合一的理想之境以及岁时节令的娱神娱人的风俗,等等。而忘忧清乐这种既忧既乐、化忧为乐的体悟,这种高扬理性之乐的原则,便是人类文化的忧乐观。另外,敦煌古代体育也由于受传统的封建专制、等级社会的制约,却并没有为竞技提供公平、自由的基础,并一直与更快、更高、更强的竞争理念格格不入,提倡的是贵和尚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使各种竞技性的娱乐始终处在被压抑的自生自灭的状态,因此,古代的体育始终没能发展为具有完善竞技体制的现代体育运动。

近年来,国家着力弘扬敦煌文化,敦煌学专家柴剑虹先生和甘肃教育出版社黄强先生希望我们写写敦煌古代体育。这个建议使长期在甘肃生活和工作的我们心情如潮涌,因为面对近在咫尺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更有责任相护相守与相知。于是,我们开始把多年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一些手记、论文和有关图像进行了整理,并运用图像学等新的思维向度和视角重新观照敦煌和嘉峪关、居延等周边地区的古代体育历史,以体现图像的重要性和对当今世界进入读图时代的某种契合。

由于我们学养有限,本书的错误和偏差也在所难免,但文虽陋,心则诚。值本书出版之际,祈望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目 录

序言	1
敦煌人的欢娱	1
敦煌体育概述	6
敦煌古代体育的思想和历史背景	7
敦煌体育的涵义	10
敦煌的竞技体育宝藏	12
从狩猎到射箭比赛	18
从角抵、角力、相扑到竞技摔跤	27
从“讲武之礼”到“百戏竞技”	34
从蹴鞠、击鞠、步打球到捶丸	57
从嬉水到游泳	70
从举鼎到举重	74
从逾高、超远、投掷到善走	79
从尚武到健美	86



敦煌的博弈戏	90
六博	91



1

忘忧清乐

忘忧清乐



敦煌莫高窟壁画

敦煌莫高窟壁画

敦煌莫高窟壁画

敦煌莫高窟壁画

敦煌莫高窟壁画

敦煌莫高窟壁画

敦煌莫高窟壁画

敦煌莫高窟壁画

敦煌莫高窟壁画

敦煌莫高窟壁画

橇蒲	92
波罗塞戏与双陆	94
围棋	95
象棋	101
敦煌的武术	103
敦煌壁画、汉简、文献中的武术	103
金刚、药叉形象与武术	104
剑术	108
 敦煌的休闲与娱乐	 115
投壶、竹马、风筝、秋千、弹弓、滑沙、印沙	115
踏舞、踏青、登高、舞狮、藏钩、操舟	122
敦煌的养生与保健	132
强身健体的养生观	132
祛病延年的保健观	142
后记	148
图版目录	150
参考文献	155





敦煌人的欢娱

汉帝国于公元前 121 年战胜匈奴之后,便先后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建立了敦煌(沙州)、酒泉(肃州)、张掖(甘州)、武威(凉州)等四郡,并且还建立了玉门关和阳关两座城堡。敦煌位于甘肃西北最边缘的地区,一度是古代与西方往来的枢纽。形式各异的民间商贸、朝贡、文化交流等活动,使中亚、南亚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在这里交汇。于是敦煌就成了古代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多元文明荟萃融合,使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敦煌古代体育具有明显的经济、地域、环境、文化、民族等特征,它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体育观念,其形态具有敦煌地区“尚武”民族精神的品格。

从经济状况看,敦煌是多民族地区,他们的生存方式是以游牧为主,沙漠、戈壁是他们栖息的故土。他们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生,这一切决定了敦煌一带各民族勇悍刚烈的性格特征,也体现了游牧经济的特点。

从地理环境看,连绵的祁连山脉、沙漠、戈壁,气候寒冷干旱,常常有沙尘风暴,地理条件恶劣,自然资源极为匮乏。如此恶劣的地理环境和严酷的气候条件,催生了各民族的顽强、坚韧性格的形成。

从文化价值观看,敦煌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不尽相同。从儒家观念出发,一些正史作者认为少数民族重视个体利益,轻视礼仪,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北史·突厥传》述:“贱老贵壮、寡廉耻、无礼仪,犹古之匈奴。”认为与儒家的仁、义、礼、孝等要义相悖,这种观点显然失之偏颇,敦煌的体育文化即是明证。

敦煌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和价值观念等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特征,构成了敦煌地区各民族生存所需求的各类欢娱。其中



有高雅欢娱、低俗欢娱,有精神欢娱、肉体欢娱等分类;有节日、休闲、饮食、服饰、肌肤、健身、养生、修持、娱乐、嬉耍、审美、伦理等内容;有民间欢娱和贵族欢娱,有群体欢娱和个体欢娱,有乡村欢娱和城市欢娱,有男性欢娱和女性欢娱之别。

敦煌人喜爱的无疑是角抵、百戏、棋弈、射猎、相扑、摔跤、马球、蹴鞠、游泳、投掷、投槊、投壶、游戏、竞走、武术、举重、马术、弓箭、养生等娱乐、健身的体育活动。为了使欢娱活动成为一种全民参与的活动,它逐渐与敦煌地区的宗教节日融合,从而给人们提供了很好的休闲机会。当然,古代的体育活动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下都被允许举行的,有的只是在一些与庆典有关的特定场合才能举行。“体育”是作为“神圣的”仪式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娱神”的目的并非“自娱”,而是为了死去的人的灵魂归宿、企盼好的天气、为病人的康复、为不育者能够得子、为丰收感恩而安抚诸神、敬神和娱神。因此,民间许多节庆体育往往都来自于这种神秘的巫术祭奠仪式。所谓“节庆体育”是指人们围绕特定的季节和节日展开的、有特定的文化内容的体育活动。例如,清明踏青、斗草、拔河、蹴鞠,端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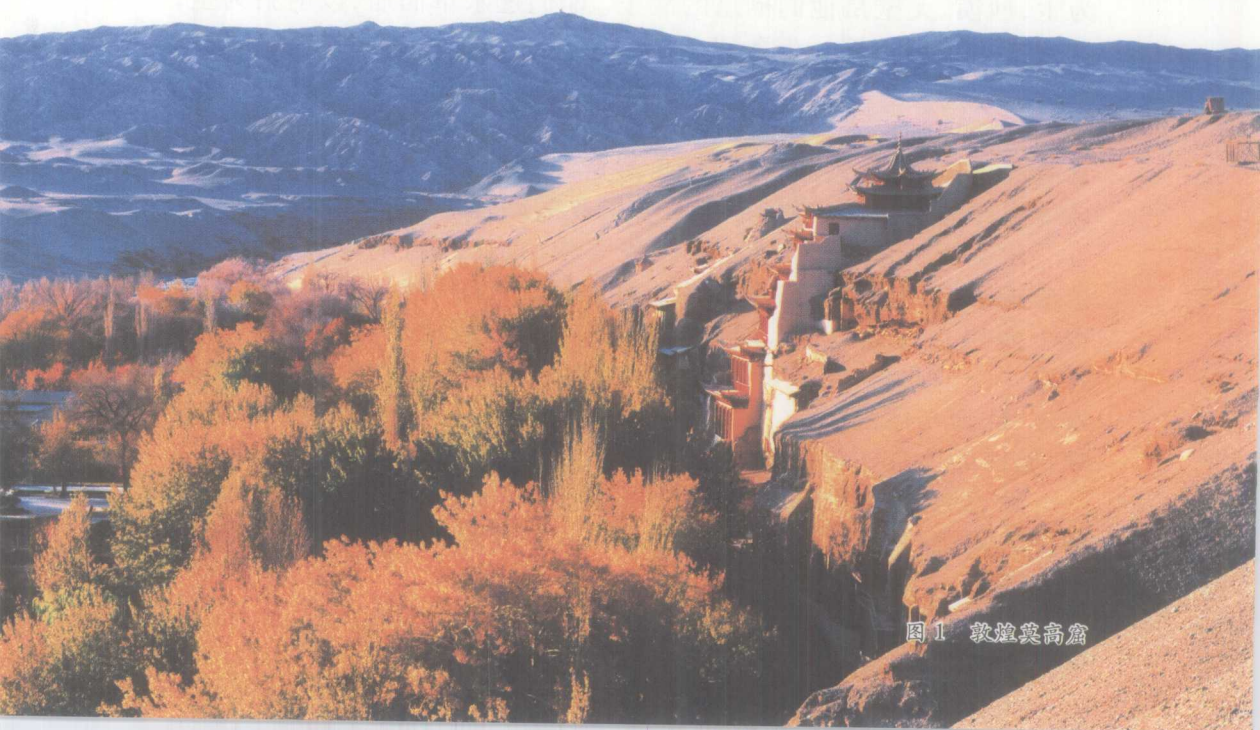


图1 敦煌莫高窟



图2 安西榆林窟

赛龙舟,重阳登高等。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以“祭神”为出发点的“体育”逐渐蜕变为对自身力量的赞美和集体的欢娱。与其说是人们在“娱神”,不如说他们在“娱己”。于是这种“令人快乐”的“娱神”活动就成为人们年复一年的期盼。这种“期盼”已经超出了人的生存需要的范畴而进入了精神享受的范畴。正是在对自身力量的欣赏和愉悦的体验中,人类活动的目的和动机开始了从外在的“娱神”目的向“自娱”的或以“自身为目的”的根本的性质改变。人的需要结构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物质生存需要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非物质的或“超功利”的,以展现和欣赏人的智慧和力量为目的的新的需要。这种不同于“平常生活”的体育或“欢娱”的体验驱使着人们重复着这种“令人快乐”的活动,体育因而从“劳动”或“实用生活”的“母体”中脱胎而出,开始了独立于“劳动”或“实用生活”的文化发展历程。由此,人类也开始了在体育中进一步创造自身文化的历史。可以说,节日也是敦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对体育的发展绝不可低估。例如,敦煌文献中,有许多属于归义军时期的账目,它记录了为准备庆祝节日而要支付的物资和食品等的情况,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敦煌当时的各种节日风俗和欢娱活动的情况,大致可分为迎神赛社、燃灯、佛诞日、寒食节、盂兰盆会、斋会、印沙佛会、驱傩打鬼和皇帝的诞日和忌辰,以及岁时节令和不定时的喜庆婚丧活动等。敦煌的迎神赛社和宗教祭祀礼仪式等节日活动,无疑是远古时代图腾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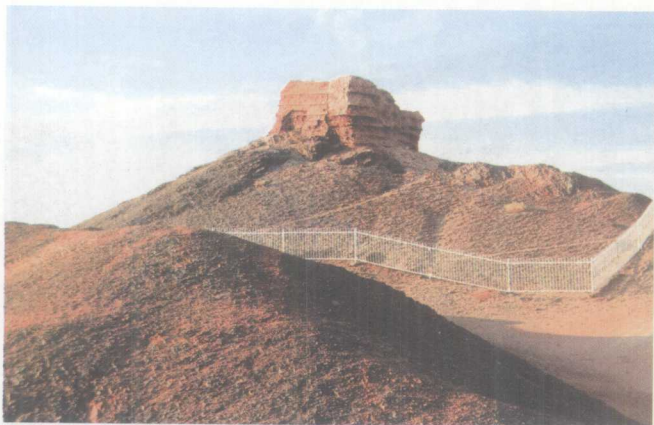


图3 阳关附近的烽燧遗址

拜的遗迹。图腾崇拜的全民性、礼仪性和欢娱性，成为民间节日的主要特征。不要贬低了民间这种“举国如狂”的迎神赛社等活动，不要藐视民间粗糙、简陋、混杂、竞搏的角抵、百戏等表演，这些

些民间节日活动中欢娱喧闹的角抵、百戏等表演，正是敦煌体育的胚胎，在迎神赛社等节日的既娱神又娱人的各种形式活动中，敦煌古代体育的诸因素得到了创造、提炼、砥砺、聚合，最终凝结成光彩夺目的文化瑰宝。

敦煌的各种祭祀和节日活动，也是各种表演技艺各逞其技的盛典。因为，人类本能的心理需要和体育模仿与宗教仪式混合，产生了礼仪化的宗教竞技、审美等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色彩逐渐淡化，娱神目的逐渐隐退，而世俗色彩相应增强，娱人目的逐渐凸现，直至体育的竞技和审美从宗教活动中破茧而出，成为独立的竞技和表演形式，即使它有深远的宗教渊源，还是被人们渐渐遗忘了——这就是敦煌古代体育发展的过程。千百年来，体育以其欢娱全民的精神而生生不息，其影响所及，往往使得人们整个身心都浸润其中而乐此不疲。

除以上所述的节日欢娱之外，敦煌古代体育因素在狩猎文化中实现了凝聚，从考古出土的两千余年前的汉简中透露出了这种凝聚的痕迹。例如自汉武帝开始在边郡地区每年举行“秋射”比赛，它不仅能展现军队各阶层对武力的赞赏，士吏在竞技场上对力量和技巧的炫耀，而且也表明古人对强悍、力量的崇尚。另外，敦煌古代体育因素在军事训练中实现了凝聚。古代敦煌边陲地区战事连绵不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不得不重视全体将士的体能发展。所以，军队一直把各类欢娱活动寓于军事训练之中，以提高将士们的力量、